

文 化 哲 學叢 刊

# 意義世界的生成

楊國榮 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 意義世界的生成

楊國榮 著

臺灣 學 生 書 局 印 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意義世界的生成

楊國榮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2011.08  
面；公分

ISBN 978-957-15-1532-8 (平裝)

1. 存在主義

143.46

100014035

意義世界的生成 (全一冊)

著 作 者：楊 國 荣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楊 雲 龍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七十五巷十一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02)23928185  
傳 真：(02)23928105  
E-mail：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com.tw>

本 書 局 登 記 證 字 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新北市中和區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 話：(02)22268853

定價：平裝新臺幣五〇〇元

西 元 二 ○ 一 一 年 八 月 初 版

14304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532-8 (平裝)

# 自序

哲學的沉思總是難以迴避存在問題。黑格爾曾指出：「哲學以思想、普遍者為內容，而內容就是整個存在。」❶當然，對存在的思與辨，可以從不同的維度展開。比較而言，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相應於哲學史領域的工作，我的研究更多地從歷史之維涉及對存在的理解，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我關注之點則相對地側重於理論的層面。具體地看，後者又有相異的指向：2002年出版的《倫理與存在》，著重以人的倫理生活為視域，2005年出版的《存在之維》❷一書，則更多地關涉形而上的問題。

存在的追問所進一步指向的，是存在的意義問題。海德格爾曾認為，關於「存在意義」（meaning of being）的問題，是「一切問題的問題」。這一看法無疑注意到了存在意義問題的本原性。意義的問題本身體現於不同的領域。以人的存在和世界之「在」為所思的對象，意義的問題既在實然層面涉及世界之中何物存在，也在應然層面關乎人和世界應當如何存在。「何物存在」所蘊含的是對世界

---

❶ 《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93。

❷ 為體現其中國哲學的背景，《存在之維》在收入《楊國榮著作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時，易名為《道論》。

與人自身的認識問題，「應當如何存在」所關涉的則是如何變革世界和成就人自身的問題。以中國哲學的觀念表述，存在意義的以上二重內涵，具體展開為成己與成物。

從哲學史上看，作為儒家經典之一的《中庸》已提出「成己」與「成物」的觀念：「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這裏所說的「成己」主要指向自我的完善，它具體地表現為以仁道為根據塑造自我，從而體現了「仁」（所謂「仁也」）；「成物」在廣義上既指成就他人，也涉及贊天地之化育，二者都以盡人之性與盡物之性為前提，其中包含對人與物的把握，從而體現了「知」（所謂「知也」）。以誠為本，成己與成物既有不同側重，又展開為一個統一的過程，所謂「合外內之道」。作為中國古典哲學的重要觀念，上述思想無疑構成了本書討論成己與成物的傳統之源。不過，在儒學的視域中，成己與成物主要與內在德性的培養和外在道德秩序的建構相聯繫，本書則如前述，賦予成己與成物以認識世界與認識人自身、改變世界與改變人自身的歷史內容。這一論域中的「成己」與「成物」，包含著《中庸》等傳統思想所無法容納的哲學內涵。

以認識世界與認識人自身、變革世界與變革人自身為具體的歷史內容，成己與成物的過程同時表現為意義和意義世界的生成過程。作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成己與成物既以意義和意義世界的如上生成為指向，又構成了意義生成的現實之源：無論是世界的敞開和自我的體認，抑或世界的變革和自我的成就，都展開於認識世界與認識自己、變革世界與變革自己的歷史過程。不難看到，在成己與成物的歷史展開中，存在意義的本原性（作為「一切問題的問題」）

得到了實質的體現。

在 20 世紀以來的哲學演進中，意義問題無疑構成了重要的論域。然而，對意義的理解往往又形成了不同的偏向。與所謂語言學的轉向相應，意義問題往往主要被限於語言與邏輯之域，奧格登與理查茲在以「意義」本身為研究對象的《意義的意義》一書中，便將意義視為「語言的中心問題」。**❸**在分析哲學的系統中，對意義的研究，大致也體現了以上視域，其側重之點在於對語言及其涵義的邏輯分析。從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到賴爾、奧斯汀、蒯因、戴維森，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現了這一特點。相對而言，現象學－解釋學的傳統，較多地涉及意義的觀念（意識）之維和文本之域。在胡塞爾那裏，意義首先關乎意向的賦予和意識的構造；海德格爾在關注意義與此在關係的同時，又突出了此在的生存性，對意義的理解亦相應地與個體生存過程中畏、煩等內在體驗相聯繫；伽達默爾則趨向於溝通意義與文本，他固然亦注意到文本作者與文本解釋者之間的互動，但這種相涉乃是通過文本而實現的。如何超越分析哲學與現象學的以上進路，從語言、觀念（意識）、文本走向現實的存在本身？**❹**這裏無疑需要以本體論、價值論和認識論的

---

**❸** C.K. Ogden and I.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Routledge & Paul Ltd, London, 1952.

**❹** 分析哲學固然亦對形而上學作種種辨析並相應地涉及存在問題，但在分析哲學的論域中，「存在」首先是語言中的存在。胡塞爾提出回到事物本身，不過，所謂事物本身，主要被視為對象在意向活動中的呈現，而且，儘管其早期以反心理主義為立場，但他的現象學最終所追求的，是通過先驗還原達到純粹意識。海德格爾以此在為基礎本體論的對象，然而，在其視域中，此在

· 意義世界的生成 ·

統一為視域，將意義置於更廣的論域之中。以成己與成物為本源，意義既取得觀念的形式，又體現於人化的實在。後者意味著通過人的實踐活動使本然世界打上人的印記，並體現人的價值理想；前者（意義的觀念形態）不僅表現為被認知或被理解的存在，而且通過評價而被賦予價值的內涵並具體化為不同形式的精神之境。在這裏，意義世界的生成與成己、成物的過程展現了內在的統一性。

就我近年的哲學思考而言，如上所述，前此的《倫理與存在》與《存在之維》（《道論》）已從不同的層面體現了對人的存在與世界之「在」的關注。本書進一步以成己與成物為著重之點考察存在的意義以及意義世界的生成。無論是存在的思與辨，抑或存在意義的追問，都同時表現為揚棄語言辨析、意識還原等單向視域而回歸哲學的本然形態。事實上，從本書的主題之中，既可以看到問題關注的前後延續，也不難注意到以具體、現實的存在為指向的哲學進路。

---

的本真形態不同於共在中的「沉淪」，而更多地與畏、煩等內在體驗相聯繫。不難看到，無論是分析哲學所指向的語言中的存在，抑或胡塞爾的事物本身和海德格爾的此在，都有別於具體、現實的存在。

# 意義世界的生成

## 目 次

自序 .....	I
導論 .....	1
第一章 成己與成物視域中的意義 .....	35
一、何為意義 .....	36
二、符號、價值與意義 .....	52
三、二重趨向及其限度 .....	71
四、意義的承諾與意義生成的開放性 .....	79
第二章 人性能力與意義世界 .....	91
一、成己與成物過程中的人性能力 .....	91
二、多重形式 .....	98

· 意義世界的生成 ·	
三、結構與本體 .....	130
四、知識、智慧與視域 .....	138
<b>第三章 規範系統與意義生成 .....</b>	<b>147</b>
一、實然、必然與當然：規範之源 .....	147
二、心與理：規範與內在意識 .....	161
三、形式、程式與規範：意義世界的現實擔保 .....	170
四、人性能力與普遍規範 .....	179
<b>第四章 精神世界的意義向度 .....</b>	<b>187</b>
一、世界圖景：理解與意義 .....	187
二、價值意境 .....	196
三、精神世界與人性境界 .....	211
四、人性境界與人性能力 .....	221
<b>第五章 意義與實在 .....</b>	<b>229</b>
一、化「天之天」為「人之天」 .....	229
二、生活世界的意義內涵 .....	247
三、意義世界與社會實在 .....	257
<b>第六章 意義的個體之維 .....</b>	<b>271</b>
一、形上之域的個體 .....	271
二、個體與個人 .....	279
三、成就自我與個性發展 .....	295

第七章 成己和成物：意義世界的價值走向 .....	313
一、個體之域與成己過程 .....	314
二、社會正義 .....	323
三、個體之域與社會之域 .....	336
四、意義世界與自由之境 .....	344
附錄 行動的意義 .....	357
後 記 .....	385

## 導論

人所面對的，既不是本然的存在，也非已完成的世界。以人觀之，世界具有未完成的性質。這裏所說的「世界」，是相對於人而言的現實存在。本然的存在固然具有實在性，但對人來說，卻不一定具有現實性的品格。此所謂現實性，與進入知與行的領域、成為認識與實踐的對象相聯繫，正是以此為前提，存在對人呈現出現實的意義。可以看到，在以上視域中，「現實性」具有生成的性質。如果將上述意義中的實在性與現實性分別理解為「既濟」與「未濟」，那麼，由本然走向現實的過程便表現為「既濟」與「未濟」的歷史互動，而「未濟」所展示的，則是世界的未完成性。<sup>❶</sup>儒家所謂「贊天地之化育」，已從形而上的層面突出了現實世界的以上向度：「贊天地之化育」意味著世界非已然或既成，其完成離不開人的參與。與現實世界的非既成性相應的，是人自身的未完成性。

---

❶ 「既濟」與「未濟」原為《易經》中最後兩卦，其中的「濟」既表示對人所具有的積極意義，也有完成之意（虞翻：「濟，成也。」《周易集解·未濟》引）。《易經》以「未濟」為最後之卦，無疑在肯定世界向未來開放的同時，也將世界理解為一個未盡的過程（崔愬：「以『未濟』終者，亦物不可窮也。」《周易集解·既濟》引）。這裏借用「既濟」與「未濟」，主要側重於其中蘊含的已然（既成）和未然（未完成）之義。

人剛剛來到世間之時，在相當程度上還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後者與自在的對象相近，也具有某種「本然」的性質。人的完成，在於揚棄這種本然性，逐漸走向自由的存在形態。這樣，一方面，本然的存在通過融入人的知、行過程而呈現其現實的品格，另一方面，人也在「贊天地之化育」、參與現實世界的形成過程中確證自身的本質力量，二者作為同一過程的二個方面而呈現內在的一致性和統一性。

不難看到，在「贊天地之化育」的歷史過程中，人與世界的關係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人作為存在者而內在於這個世界；另一方面，人又作為存在的發問者和改變者而把這個世界作為自己認識、作用的對象。這種作用在總體上展開為一個「成己」與「成物」的過程。從哲學的層面看，「成己」與「成物」的具體內涵，也就是認識世界和認識人自身、改變世界和改變人自身。以本然世界的超越為內涵，「成己」與「成物」的過程同時指向意義世界。

「成物」首先涉及「物」。寬泛而言，「物」作為「遍舉之」的「大共名」<sup>②</sup>，常指一般的「有」或存在。具體地看，「物」則可以區分為以下二重形態，即已經進入人的知行之域者與尚未進入此領域者。海德格爾在《何為物》一書中曾區分了「物」這一詞所表示的不同對象，它包括：可觸、可達到或可見者，亦即在手邊的東西；處於這種或那種條件下，在世界中發生之事；康德所說的物

---

② 荀子：「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參見《荀子·正名》。

自體。③前二者與人相涉，後者則仍外在於知行之域。康德關於物自體的具體界定和理解這裏可以暫不討論，從成物的維度看，尚未進入知行之域者，也就是處於原初形態之物，它包含二重基本規定，即本然性與自在性。這裏所說的「本然」主要相對於人化過程而言，在本然的形態下，「物」尚未與人相涉，其存在、變遷，都處於人的作用之外。與本然相關的「自在」，則指向「物」自身的規定（首先是物理規定）：「物」即使超越了本然形態，其自身的物理等規定依然「自在」。要而言之，此所謂「自在」，主要表徵物的實在性，這一意義上的「自在」，是進入知行之域的存在與尚未進入知行之域的存在共同具有的規定。

物的以上規定，對應於「何為物」的追問。然而，「物」的追問並非限定於物本身，按海德格爾的理解，「何為物」的問題，總是引向「何為人」。④儘管海德格爾並沒有對二者的關聯作出具體而清晰的闡述，但以上看法無疑觸及了人與物關係的重要方面。從實質的層面看，「何為物」與「何為人」的相關性首先在於：「物」的意義惟有對人才敞開。事實上，前文提及的本然性和自在性作為「物」的不同規定，其意義都與人相涉：「物」的本然性相對於「物」的人化形態而言，「物」的自在性則展示了「物」對於人的獨立性（「物」的物理等規定不因取得人化形態而被消解）。廣而言之，如後文將進一步論述的，無論在理解和認知的層面，抑或目的

---

③ M.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Regnery/Gate Way. INC, South Bend, Indiana, 1967, p.5.

④ Ibid., p.244.

和價值之維，「物」的意義都是在人的知、行過程中呈現的。

在「物」與人的關聯中，「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這裏所說的「事」，大致包含二重涵義，從靜態看，「事」可以視為進入知、行之域的「物」；就動態言，「事」則可以理解為廣義之行以及與知相聯繫的活動，所謂「事者，為也」。<sup>⑤</sup>前者涉及與人照面或內在於人的活動之中的事物，後者則可進一步引向事件、事情、事務，等等。在現代哲學中，事件往往被區分為心理事件與物理事件：某時某地火山噴發或地震，這是物理事件；某人在某時某地想像火山噴發或地震，則屬心理事件。從成物的視域看，可以將事件區分為自然的事件與非自然的事件：洪水泛濫，是自然的事件；抗洪救災，則是非自然的事件。與「物」相對的動態之「事」，主要與後者（非自然的事件）相聯繫，「物」與人的聯繫，也是通過這一意義上的「事」而建立的：正是在「事」或知、行過程的展開中，「物」揚棄了本然形態而進入人化之域。

中國哲學很早已注意到「物」與「事」之間的聯繫。在談到如何合於道時，《大學》指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物有本末」是從本體論上說，著重於「物」的存在形態或本體論結構；「事有終始」則是就人的活動而言，主要側重於實踐的秩序。在這裏，「物」的本體論結構與「事」的實踐秩序被視為相互關聯的二個方面，而對這種結構和秩序的把握，則同時

---

⑤ 《韓非子·喻老》。又，《爾雅》以「勤」釋「事」，又以「勞」釋「勤」，「勤」與「勞」都和人的活動、作用相聯繫，後者又進而與知交融或相涉。

被理解為一個合乎道的過程。這種看法既展示了本體論的視域，又體現了實踐的智慧，它從本原的層面確認了「物」與「事」的統一。「事」與「物」的如上統一，在爾後的中國哲學中得到了更明確的肯定。鄭玄在界說《大學》中的「物」時，便認為：「物，猶事也」。<sup>⑥</sup>這一界定一再為後起的哲學家所認同，朱熹在《大學章句》中，便上承了對物的如上界說。王陽明也認為：「物即事也。」<sup>⑦</sup>王夫之對此作了更深刻的闡釋：「物，謂事也，事不成之謂無物。」<sup>⑧</sup>所謂「事不成」則無物，既指只有通過人的活動（「為」），才能實現從「天之天」到「人之天」的轉換（形成人化之物），<sup>⑨</sup>又意味著物的意義惟有在人的知、行活動中才可能呈現。在這裏，《大學》從本體論結構與實踐秩序上界定「物」與「事」的關係這一思路，無疑得到了進一步的展開。事實上，從《易傳》的「開物成務」，<sup>⑩</sup>到《考工記》的「智者創物，巧者述之」，都可以看到將「物」置於人的活動中加以理解的進路：「務」屬人之「事」，「成務」以人的作用和活動（人之所「為」、所「作」）為具體內容，而物的變革（開物）則同時展開為成務的過程。與之一致，「創物」意味著按人的需要和理想成就相關之「物」，「述

<sup>⑥</sup> 《禮記注·大學》。

<sup>⑦</sup> 王陽明：《傳習錄中》，《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47。

<sup>⑧</sup>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誠明》，《船山全書》第12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頁115。

<sup>⑨</sup> 關於「天之天」與「人之天」的區分，參見王夫之：《詩廣傳·大雅》，《船山全書》第3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頁463。

<sup>⑩</sup> 《易傳·繫辭上》。

之」則是對這一過程的把握和承繼、延續。不難看到，這裏所體現的，是引物（本然對象）入事（人的活動）、以事開（創）物。相應於「物」與「事」的如上聯結，「物」本身展示了本體論、價值論、認識論等多方面的內涵。

以引物入事、以事開（創）物為背景，成物的過程首先表現為揚棄「物」的本然性。「物」的本然性屬「天之天」，成物則要求化「天之天」為「人之天」，後者意味著使「物」由知、行領域之外，進入知、行領域之中，並進一步成為合乎人的需要的存在。當然，如前所述，這裏應當注意本然性與自在性之別：本然形態的超越，並不意味著消解物的自在性。「物」由「天之天」（本然形態）走向「人之天」（廣義的人化形態），主要表現為從與人無涉的存在形態轉換為與人相涉的存在形態，在這一過程中，「物」的存在方式雖然發生了變化，但其物理、化學等性質並未隨之消逝。深山中的清泉在被汲取為人的飲用水之後，其本然的形態（存在的方式）無疑發生了變化（由「天之天」成為「人之天」），然而，泉水的化學性質（由二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所構成）、物理性質（如在 1 個標準大氣壓下，當溫度處於攝氏零度與 100 度之間時，其形態為液體，等等），卻並沒有因此而消失或改變。「物」的以上性質既不依賴人之「行」，也非依賴人之「知」（意識），作為一種自在或獨立的品格，它所體現的，乃是「物」的實在性。

「物」與「事」（人的活動）的聯結在揚棄「物」的本然性、存留其自在性的同時，又將「物」進一步引向了廣義的人化世界。本然之物由「事」（人的活動）而成為人化的實在，這種人化的實在已打上了人的各種印記，從而成為屬人的世界。當然，上述意義上的

人化實在固然內含「屬人」的性質，但同時又具有對象性的品格。相對於此，社會的實在更多地呈現了與人的內在關聯。作為形成於人的知、行活動中的世界，社會實在的存在與作用，都無法與人相分離。人既建構社會實在，又以社會實在為自身存在的本體論前提，二者的以上互動既從一個方面展示了「物」與「事」的關聯，又使這種關聯超越了對象性而呈現為人的存在形態。

從「物」與「事」的統一這一視域看，人化的世界同時表現為「物一事」或「事一物」的世界。以「物一事」或「事一物」為具體的內容，人化的世界既非單純的「事」外之「物」，也不同於純粹的「物」外之「事」：單純的「事」外之「物」，僅僅表現為本然的存在；純粹的「物」外之「事」，則往往缺乏自在性或實在性。與「事一物」這一世界的存在形態相應，「成物」的過程具體表現為在知與行的歷史展開中，通過「物」與「事」的互動，敞開世界的意義，並使之合乎人的價值理想。上述視域中的人化世界，同時也呈現為意義的世界，而「物一事」或「事一物」則構成了意義生成的本體論根據。

與成物相關的是成己。成物以認識和變革對象世界為內容，成己則以人自身的認識和成就為指向；這裏的人涉及每一現實的社會主體。對象世界的認識與變革涉及本然形態或「天之天」的揚棄，同樣，人自身的認識和成就，也關乎從「天之天」到「人之天」的轉換。如前所述，人剛降臨世界之時，還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個體，在這一層面上，人在相當程度上仍表現為一種本然的存在。與成物的過程相近，成己首先意味著揚棄本然的存在形態，後者的實質內涵，便是賦予人以多樣的社會品格，使之成為社會化的存